

COUNTRY OF MY DREAMS
A SWISS LADY IN SHANGHAI

梦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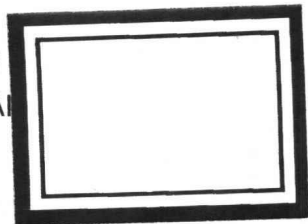
家园

——一个瑞士妇女看上海

[瑞士] 胡艾雯 著
曹乃云 译



COUNTRY OF MY DREAMS
A SWISS LADY IN SHANGHAI



梦中的家园

—— 一个瑞士妇女看上海

[瑞士] 胡艾雯 著
曹乃云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梦中的家园——一个瑞士妇女看上海

著 者/[瑞士]胡艾雯

译 者/曹乃云

责任编辑/任关华

装帧设计/范峭青

责任制作/沈 鹰

责任校对/达 微

出 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020) 中国上海市绍兴路7号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制 版/上海华顿软件设计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新闻出版教培中心印刷厂

版 次/1997年12月第1版

印 次/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80千字

插 页/18

印 张/4

印 数/1—10,000

ISBN 7-5426-1113-5

G·273 定价 9.80 元

前 言

我写下了这本书，因为我热爱中国和她的人民，因为我尊敬这个国家和她的文化。本书以一位瑞士妇女在上海的生活为背景叙述我自身的印象和经历。

我由于职业之便，曾经到过不少国家，其中有的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的国家，有的是缺乏文化的“新世界”。可是，世界上却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使我神往、赞叹。

除了迅速发展起来的现代化以外，我在上海还发现了许多奇异的绿洲，它们闪烁着和谐和欢乐，给了我一幅中国实情的示意图。我不由得想起了热闹非凡、丰富多彩的老城，想起了琳琅满目的街头市场，想起了“热烈”的公园生活和肃穆的寺庙宁静。然而，特别丰富了我在这个亚洲世界生活的却是平常的中国人以及他们从未泯灭的天性。他们都在应该的地方搁着自己的良心，他们还有时间露出一丝温暖的微笑。他们的天性闪发出宁静和自信，而这两重赋有极其重要的性格在今天的西方世界里似乎已丧失殆尽了。

聪明的小猫美灵为我的美不胜收的中国经历添加了不少情趣，于是，我便把它的许多乐趣也镶嵌进小说的情节里。

我衷心祝福中国繁荣昌盛，同时我也希望它无需太多地接受西方行为和模式的影响。我希望除却许多新鲜事物以外，中国古老的传统仍然能够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正在迅速推进全球化的时代里，人们应该愈发注重对古老传统和风俗的爱护和尊重。否则，如果世界上一个国家活脱脱地像另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木呆呆地照搬另一个城市，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无限的单调。

我希望上海永葆青春的“活力”，千万别让市中心很快就成为办公大楼、商城和豪华住宅林立的地区。许许多多欢乐的“平常人”住在那儿，这会给上海带来无比的魅力。

世界上有些国家越来越看重利润，那里少数人变得越来越富有，多数人却越来越贫穷。可是，那里没有任何人感到幸福，感到满意。只有在中国，我才真正地发现了满意。于是，我希望这一价值无限的珠宝能够永远伴随着中国人，如同晶莹的星星，布满夜晚的天空，闪闪发光，直至永远。

目 录

前 言

1. 离家	(1)
2. 新生活	(9)
3. 美灵	(12)
4. 天堂乐园	(25)
5. 公园生活	(31)
6. 发现	(37)
7. 上海的夜晚	(43)
8. 中国菜场	(50)
9. 上海老城	(58)
10. 圣诞小天使	(66)
11. 中医	(71)
12. “神奇的魔汉”	(78)
13. 电影明星	(84)
14. 大旅行	(91)
15. 在神圣的佛山	(98)
16. 甜蜜的秘密	(113)
17. 回顾	(117)
译后记	(121)

1 离 家

—— 天晚上，丈夫十分欣喜地回到家中，我却压根儿也不兴奋：我们要到中国去，确切地说要到上海去，那是长江三角洲上一个巨大的城市。他要在那里建造一座化工厂，工程将持续几年时间。这个消息让我十分震惊。只是到后来，我才慢慢地明白这一切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是父亲的得力助手。他在我们村里拥有一座大型的钟表零件厂。我必须丢下他不管了，这是我几乎不可想象的事。我的脑海里又浮起了20年的往昔经历，就像电影倒片一般，潜意识世界从日常生活中摄入的感触全都浮现上来。特别是我第一天参加工作的日子，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如同发生在昨天一样。父亲领着我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把他的工人和同事对我一一地作了介绍。他解释说，我必须在每个部门都参加一段时间劳动，这样能够亲自了解什么叫做制造质量稳定的精密钟表零件。因为只要有一个小零件稍微偏离了一点标准，就会给钟表的精确走动造成破坏性的影响。所以，父亲的座右铭常常就是一

句话：

“质量是我们的第一信条！”

开始，我并不明白为什么要参加各个部门的劳动。父亲既然让我在瑞士的法语区学商，我为什么偏要像工人一样坐在小小的安装台前呢？可是他不容分辩，而且对我解释说，我不能把鼻子翘得太高，他的工厂里不需要这样的人。我还必须永远记住，我们的工人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我们对他们好，他们劳动的结果就会好；我们待他们不好，他们的工作道德就会变坏。他再三地嘱咐我，在他的工厂里，不管是工人还是高级职员，所有的人一律平等。

毫无疑问，工厂里的人都尊重我的父亲，乐于为他工作。他们知道自己并没有被当作劳动的牲口来使用。如果工人们遇到烦恼，无论是家庭私事或者工作杂事，父亲都能倾心听取。仔细说起来，大家在一起真像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我很快就明白了父亲的苦衷，知道他为什么要给我这份富有的教诲，这是我终身受益的指路明灯。正因为如此，我不久便跟“我们”的人建立了良好的联系，尤其是一位女士，她是劳动安排科的科长，却成了我真正的母亲一般的女友。她的科里大约有30个人，主要是妇女。这在瑞士钟表工业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为那时候，也就是说大约在20年前，还有许多手工安装的劳动。钟表零件很小，因此女人的手

更加适合这些劳动。我父亲任用的男人几乎清一色都受过精密机械的教育。

这名女科长决定哪一个女工加工哪一部分零件。此外，她还主管把零件分配给家庭女工，这样的女工至少不下于80个。家庭活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妇女一方面在家留在孩子身旁，同时又能够挣钱。她们从工厂领取零件，而且还可以由她们自己决定劳动时间，决定装配多少零件，因为她们是按件计酬的。公司给她们的家庭劳动提供必要的设备。这里有一张专门的工作台、一把转椅、一盏钟表匠台灯和一把被开玩笑地称作“复活节兔子”的工具。我们这样称呼它，是因为它的形状使人想起一只蹲坐的兔子。按照我们瑞士的古老风俗，过复活节时需要给孩子赠送巧克力复活节兔子。公司定期有人前去女工家里检查劳动，并且测试工具的敏感性。如果他从女工安装的零件中发现不合格的产品，那就收回工厂重新磨光。10年前，如同许多工种一样，可惜其中也包括令人喜闻乐见的家庭活统统成了迅猛闯入的自动化的牺牲品。

如同我的父亲一样，女科长对待她的属下很公平，非常理解人，只有当家庭女工中有人想要玩弄花招时，她就难以苟同了。曾经难得地发生过这样的事，她在检查零件时断定原先发出3000个零件，现在却只收回2000件。这时，她会十分生气地警告家庭女工，如果下次再犯，她将把事情汇报我的父亲。那样的结果自然是解雇。我相信，正如我一样，为了我的父亲，

她也宁愿“赴汤蹈火”的。直到今天，我的眼前还时常浮现起她的身影，小小的个子，非常俊美，一头黑发，迈着轻快的步子，走遍她的部门。我很喜欢跟她在一起工作。后来，我虽说早已安排在办公室了，却还经常回到她的部门，有时候仅仅为了听取关于她的许多故事。因为当她对“她的”女工们十分满意时，她常常就会向她们讲起自己的身世。想来她在年轻时代一定光怪陆离，是十分冒险的。从前，她在再度回到我们平静的村庄以前，曾和她的丈夫在巴格达住过几年。可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她一直提到，说前世自己曾经是一个中国人。尽管她从来没有在那里生活过，却始终感到跟这个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多么热衷于那个国家拥有神奇古典的庭院。她描述中国庭院时娓娓动听，让旁边的人仿佛已经置身在那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国家。我很喜欢这个感情细腻的女人，感到她的身上散发出巨大的温暖和真诚，同时又闪出一则难以解猜的谜。80年代末，她因为年老退休了。我好像丢失了什么，常常去家里看望她。可惜她退休三年后突然重病缠身。在我获悉我们要去中国的消息后不久，她去世了。

我还来得及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没想到她那疲惫不堪而又暗淡无光的眼睛，它们一定早已在另一个世界里逗留过半了，又突然一下子神秘地闪露着光芒。

要知道，正是我的母亲一般的女友听说了我们要去中国的消息多少去除了一点我对这个国家的巨大害

怕。我总有个感觉，她的灵魂将始终伴随我。

旅期日益迫近，我心里越来越害怕。这个巨大的国家连同陌生的文化远离我的家乡，我在这个国家可以干什么呢？我跟那些人，他们的语言我听不懂，我跟他们怎么交流呢？我越来越埋怨自己的命运，绝望中开始胡思乱想，想象我的丈夫有朝一晚回来，告诉我，说他的公司取消了对中国的工程，于是，我们一切恢复了原样。可是他却并没有带回这一消息。而且除了我的父亲以外，谁也没有任何变化。父亲虽然将失去我，可是却一再鼓励我，让我放稳脚跟，大胆地踏入这一全新的生活。我相信，他甚至为女儿将去中国而自豪。

1994年10月中旬，箱笼俱已捆扎完毕。接着就是最为糟糕的事了，告别我的父母双亲、妹妹；告别我的亲爱的几乎百岁在望的堂前祖母，我也许再也见不到她了；还要告别我养下的两只猫，感到欣慰的是，它们将会受到我的父母亲的热情关怀。我们还要告别不久前刚刚造起的房子和我们小小的村庄，这里住着还不到2000人。它坐落在青葱翠绿的山坡和丛林之间，呈现着平和、安详的景象。跨进汽车前，我朝那里投过最后的一瞥。甚至连我的两只猫也感到将会发生什么了，它们蹲在我们房前的阶梯上，看着我们的背影，直到我们的汽车完全消失。真的，我的心几乎完全碎了。

当我们在巴塞尔登上飞机时，我好像胡涂了，我已经不是我自己，感到一切都好像在梦里一样。飞机渐渐地飞离了地面。当它升到高空时，远方地平线上的阿尔卑斯山脉一览无余，高大的山峰上已经布满了初雪。我心情沉重地向它招手示意，我将会多么想念和热爱这些山峰啊！

我们必须在苏黎士换乘飞机，于是趁飞机还没有到达高空时，我又最后一次呼吸了瑞士的空气。一会儿，飞机离开了我们小小的瑞士国，层层云絮开始挡住了眼前的视线。不过，人们从一层巨大的飞机电视屏幕上还是能够看出飞机的方向，看到它飞越了一座座城市。两个小时以后，我们飞过了德国和波兰，飞机正飞翔在俄罗斯的上空。这时候，云层消失了，可是眼前却什么也看不清。黑夜降临了。飞越城市或者很大的村庄上空的时候，只见灯光如海。大约又过了两个小时，只见底下一片黑暗。我们正在西伯利亚上空，下面是一望无际的森林。

这里也可以看到零星的灯光，莫非那就是伐木人居住的小村庄，是他们用木头搭起的小房子？远方的地面上是否真有熊啊，虎啊，狼啊，它们来回出没，正在寻觅猎物？想象伴随着我喷薄而出。我虽然很疲倦，一双眼睛却始终盯着下面。我以前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果戈里的作品，今天知道我们飞机底下就是西伯利亚时，他们的小说又顿时变得现实起来，仿佛

发生在眼前一般。

又一连飞行了九个小时，我们到达了蒙古上空。当屏幕指针上显示戈壁沙漠的字样时，我努力地睁开眼睛，往下俯视着，我希望看到一个穿越沙漠的骆驼商队。可惜不行，天还是太暗了。

正在半睡半醒的迷糊中却听到广播里传来飞行员的声音，我们的表可以往前校正七个钟点，而且不久飞机就要在北京降落。虽然我几乎还没有睡着过，却突然一下子全醒了。我决不愿意失掉俯瞰闻名于世的中国长城的机会。我无端地猜想着，这座世界奇迹一定延伸到北京的门前。可是，直到飞机飞临北京前不久天才开始亮了，而我们早已飞过了长城。

自从告别小小的村庄以来，我们大约飞行了十五个小时。我却仍然觉得自己的灵魂并没有真的一起跟着过来，这一切对我来说发生得都太快了。我感到旅途又短又长。说它短，试想一下，我们在这段时间里跨越了多么遥远的距离；而说它长呢，我感到离开瑞士以来，一切都好像无穷无尽一样。

在北京，旅客们都必须离开飞机，这又是一回忧郁的时刻，因为我们的瑞航那时还没有飞往上海的航班，于是我第一次呼吸到中国的空气。

这一切都令我激动无比，我还从未到这个世界的这么东方来过。我的丈夫对此无所谓，他为了准备工程已经到中国来过几回了。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们能够登上中国飞机了。

可惜飞机上升时视线又被云层挡住了，直到两个小时以后上海在望之际眼前才显得明白如画。我看到了久闻其名的稻田。我感到惊讶。时近深秋，在瑞士是不能生长水稻的，因为天气太冷，而且变化无常。眼下辽阔的原野一望无际，迎着秋天的阳光，金光闪闪，间或可以看到一些小村庄。大地如画，村与村之间似乎只有水路方可沟通联结。我那可爱的、早已去世了的母亲一般的女友又浮现在脑海里。现在，我将经历并且看到许多她那时候只能从书上才能知道的事情。

飞机降落在上海。当我们在大厅里等候行李的时候，我才真正第一次、尽管是悄无声息地跟一个中国人熟悉起来。这是一位扫地的妇女，身穿浅蓝的衣服。我不知道她是否觉察到我的越来越害怕、当然也变得越来越新奇的思绪。总之，她对我微笑着，笑得那么地自然、可爱，我的心立刻变得轻松起来。我报之以微笑。她对我说了了一些什么，毫无疑问，我是听不懂的。

我还记得给妹妹的第一封信中写道：“亲爱的妹妹，现在我到了一個‘微笑的国家’！”

是啊，这就是我在中国最初的经历，这是一次好的经历！

2 新生活

我们从机场乘坐出租汽车朝市中心驶去。那时还没有高架路，于是沿途可以看到许多风光。我还指望上海有大量的房子，上面盖着漂亮的宫殿形的大屋顶，如同我在不少画上看到的那样。可是我却没有看到这种景象。相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右边道上骑自行车的人，他们在严格规定的车道上自成行列。我很奇怪，他们怎么能够全部保持着如此均匀的速度。这样，任何人都不会破坏其他人，任何人也不会妨碍其他人往前运动。他们中没有人急躁匆忙，也没有人超越别人，一切都在顺其自然的顺序中和谐地往前。

“这是否就是众口所说的亚洲人沉着的组成部分？”我愉快而又惊奇地疑问着。这一天，我开始第二次感到我对这个国家是很满意的。

出租车停在南京路上的一家宾馆门前。宾馆的左面和右面各有一幢大楼。我丈夫的公司在专为外国人的大楼里预订了一套房间，这里有卧室、厨房和卫生间。虽然，我们在瑞士的房子也称不上巨大，因为建筑土地匮乏，所以地价更显昂贵，不过眼前的住房却显得实在狭小。

可是，我很快就认定，这儿也有它的优点。我们可以很快就完成全部的家务劳动，从而赢得不少时间。而时间，我现在已经拥有了它。如果说我从前在家里一直忙碌地奔波于职业、家务和园地间，那末我现在突然有了很多时间。

于是我常常上街，在这条街上踟躅，在那些店里寻觅。令我心满意足而又暗自好笑的正是我独自一人散步走遍了上海，这是我在家里时不敢想象的，以前我曾经相信自己决不会有胆量独自一人走上上海的大街的。可是在这里从一开始我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我在西方的任何一个城市，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没有在上海感到如此的安全。一方面这里有许多平静欢乐的人们，另一方面这里有相当强的警察力量，他们给予我非常安全的感觉。这里没有西方那种疯疯颠颠的人，那是一种典型的年轻人，看到他们时必须绕一个大弯子，免得被他们辱骂一顿。所以，西方上了年纪的人对年轻人常常持保守的态度，有时甚至是并不友好的。我想象着，现在这一愉快的事实正说明孩子们是在儒教思想教育下长大的。

那是刚刚过了圣诞节不久，一天，我又独自一人，在热闹的南京路上溜达。突然，我相信自己看到了一个现象。一位纤细娇小的女人披着一头黑发正迈着轻捷的步子从我面前走过，莫非是……可是，我的母亲一般的女友早已去世了。我跟在女人后面走了很长时间，思忖着要不要跟她打招呼。然而，即使她能听懂

我的话，我该对她说什么呢？我继续跟在她的身后，因为她让我内心平静不下来。最后，我终于鼓足勇气，走上前去。这时候我看到眼前站着的并不是幽灵。她暂时停住了脚步，一双凤凰般的眼睛看着我，给我一个甜蜜的微笑，我的心顿时温暖起来。她立即跟我打了个招呼，而且是用英语，这使我颇感容易地解释说，我把她跟另外一个人混淆了。我们很方便地开始了叙谈，我很幸运能够结识她，请她以后来看望我。

这一天我好像换了一个人，我第一次感到不再有乡思之苦了。上天给我送来了这个女人，也许就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我的女友，是我在后面把她和她混淆了？

我马上就知道了，这个女人将会给我在上海的生活带来全新的转机。直到这一天以前，我只是偶而跟西方的女士们一起碰面，她们跟我出于同样的原因到了这里，我们一起喝咖啡，或者一起去逛商店买东西。可是我很快明白这种消遣时间的方式并不是我在中国寻求的内容，它不能满足我。而且，正如我一开始就发现了，我的丈夫确实挪不出时间陪我，他日夜工作，工程完全把他吸引住了。可是我在寻求什么呢？

喏，答案来自于徐女士，这是我刚刚结识的女友。后来，我常常亲密地称她为“徐莉”。她给我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给我一步步地展示了正在寻找的生活。